

天堂与地狱

——对《呼啸山庄》的原型解读

王拉沙

(西昌学院 外语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从19世纪初不为世人接受,到奠定了英美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人们对《呼啸山庄》的理解和解读经历了不同的时期。现在国内对这本小说的批评主要从其主题,写作技巧,文本结构,象征主义和心理分析等方面入手,从原型分析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文章却比较少。本文就将运用原型分析的理论讨论《呼啸山庄》的主题原型,人物原型和意象原型,旨在深化对小说中涉及的爱与恨,死与生,自然与文明,天堂与地狱的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呼啸山庄;主题原型;人物原型和意象原型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1-0053-04

《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是英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 1818—1848)唯一的一部小说。尽管作者只度过了默默无闻的30年就寂寞地离开人世了,但是《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坛及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小说写弃儿希刺克利夫与收养他的庄园主女儿凯瑟琳·恩肖相爱,却因社会地位悬殊不能结合,凯瑟琳嫁给了附近富有的画眉田庄的主人林敦,希刺克利夫出走。数年后,希刺克利夫又回到山庄,便对夺走他爱情和幸福的人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报复。复仇虽然成功了,但他并未从中获得幸福,最后绝食而死,与凯瑟琳的灵魂相结合,成为旷野上的一对游魂情侣。近两个世纪以来,这部小说引起了许多评论家的评论和争议。从19世纪初不为世人接受,到奠定了英美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人们对《呼啸山庄》的理解和解读经历了不同的时期。现在国内对这本小说的批评主要从其主题,写作技巧,文本结构,象征主义,心理分析和意象解读等方面入手,从原型分析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文章却比较少。本文就将运用原型分析的理论讨论《呼啸山庄》的主题原型,人物原型和意象原型,旨在深化对小说中涉及的爱与恨,死与生,自然与文明,天堂与地狱的关系的认识。

一 引语

在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中,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是最晦涩难懂的作品,却是英国文学中的杰作。它以其奇特的风格,荒谬奇异的背景以及悲壮哀怨的爱情故事长期以来吸引并困惑着读者。在小说出版之初甚至是随后的几十年,《呼啸山庄》都因其缺乏当时维多利亚时期明朗而富有教诲性的文风和

小说中渲染的非道德的内容而被排斥到主流文学之外。进入20世纪后,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艾米莉·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体现出来的文学造诣高过了她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当人们用比《简·爱》更多的热情来分析这部奇异作品中所蕴涵的意义时,却发现很难抓住故事的实质。它之所以能够超越时代,引起后世的无穷激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无意中蕴涵的原型意象,引发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精神体验,显示出文艺原型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原型本是人类学、神话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术语,随着这些学科与文学的交叉,分析原型成为研究文学作品的重要途径。荣格将原型与集体无意识联系在一起,认为“原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内容,当它逐渐成为意识即可以察觉时便发生改变,并且从其出现的个体意识中获得色彩”、“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谓的‘原型’”。弗莱则从神话和仪式方面强调原型的意义:“它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我用原型指一种象征,它把一首诗与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此外,卡西尔从语言的象征性方面谈原型,列维·斯特劳斯从叙事结构方面谈原型,虽然学者们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都认为原型具有超越自我经验的特点。原型可以体现为意象、体裁、主题、情节模式等方面。当作家把这种集体无意识捕捉到、表现出来时,他也超越了自我经验的范畴,代表千万人在说话,所以,原型很容易唤起公众的集体记忆和情感,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引起不同时代人的广泛的共鸣。

二 主题原型

收稿日期:2007-09-14

作者简介:王拉沙(1982-),男,助教,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化与多媒体及双语教学。

复仇主题是从古到今永不磨灭地主题。根据荣格和弗莱的观点,文学是神话的延续,是神话“位移”的结果。在古希腊神话中,复仇是经常出现的主题,比如克吕泰墨斯特拉和俄瑞斯忒斯这一对母子。克吕泰墨斯特拉为了给无辜被献祭的女儿复仇,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俄瑞斯忒斯则为了给父亲保持,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与这个血淋淋,赤裸裸的古希腊复仇故事相比,希思克利夫的复仇于圣经中力士参孙的复仇更接近。参孙是一个铁铮铮的大力士,他的复仇是因为自己的新娘被另配他家,之后不幸失手被擒,他不愿受此大辱,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所表现的是一个残暴、疯狂、勇往直前的复仇故事。希思克利夫的仇恨来自个人尊严的被侵害和爱的失落。归根结底是由于对凯瑟琳的爱而不得,导致了希思克利夫对周围所谓文明人乃至整个世界的刻骨仇恨。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被社会文化、人类习俗或‘爱与责任’之间的斗争所压抑的爱就是繁衍不绝的冲突场面的出发点。”不论是克吕泰墨斯特拉,俄瑞斯忒斯,参孙或是希思克利夫,他们的复仇动机其实都是源于“爱”,包括对女儿,父亲和爱人的爱。然而他们的爱被整个庞大的社会文化或习俗或某种责任压抑了,扭曲了,于是爱变成了恨。希思克利夫的复仇就是因为他和凯瑟琳的爱虽然超越生死,却因为社会划定的不同的身份地位不可能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这样的悲剧。

三 人物原型

圣经《创世纪》里讲述了人类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在蛇的引诱下,违背耶和華的命令,偷吃禁果,被赶出伊甸园的故事。亚当和夏娃的经历实际上成了整个人类经历的原型,一个从犯罪、堕落到赎罪并获拯救的自我救赎过程。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的故事,正是巧妙地将亚当夏娃神话“移植”,并赋予它新的形式和内涵。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从小就被看成是异教徒般的野孩子,然而他们心中又最珍贵的东西——爱。荒原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却是他们幻想和欢笑的伊甸园。后来,凯瑟琳背叛自己灵魂的爱决定嫁给林顿,因为他年轻英俊,嫁给他可以成为那一带“最尊贵的女人”。希思克利夫也在愤然之下离开了呼啸山庄,就好像亚当和夏娃受到惩罚离开伊甸园一样,从此,希思克利夫就开始堕落成魔鬼一般的人物,呼啸山庄也从伊甸园变成了地狱般充满仇恨的地方。经过一系列的报复,希思克利夫确实折磨了许多人,同时也摧残了自己。在复仇之后,他不仅没有从复仇中得到丝毫的

快感,反而痛苦得无以自拔。因为不管怎样复仇,都难以减轻他内心对凯瑟琳的苦恋,反而加深了他的罪恶。最后,当他在小林顿和小卡茜身上看到当年他和凯瑟琳的影子时,他那复仇的心再也没有力量维持下去了。他终于领会到复仇并不能把他的爱带回来,于是希思克利夫选择了死作为最后归宿。他的死,是一种觉悟与超脱,是灵魂的自赎和人性的复苏:他终于摆脱了世俗的邪恶,完成了激情的延伸。希思克利夫的人生过程就是犯罪、堕落到赎罪并获拯救的自我救赎过程。

四 意象原型

弗莱将小说中表现的原型意象分为神启意象、魔怪意象和类比意象。神启意象代表了人类的美好憧憬,体现为神、虔诚的人、温顺而圣洁的动物、赏心悦目的植物、一个可以皈依的家园等方面。而魔怪意象则与地狱联系在一起,里面集中了独裁的暴君、相互背叛的情侣、弱肉强食的猛兽、阴森恐怖的森林或荒原等。类比意象分为天真的类比意象和经验的类比意象,前者接近神启意象,后者接近魔怪意象。小说中的画眉山庄就是一个神启意象。山庄里有花园、有草坛、有橡树和榛树,有动物,还时常有明媚的阳光和夏季,住在画眉山庄的林顿一家是温文尔雅的一家子,这里就像是一个富有生机的小天堂。相对的,呼啸山庄和荒原是典型的魔怪意象。《呼啸山庄》第一章就描写了呼啸山庄是怎么样一个阴森的场所。它建在山坡上,常年经受着劲风吹打,树木都由于风的力量而向一边倾斜。山庄外的荒原的景色也是“一片凄凉”,“盖着黑霜的泥土已冻结成一层硬壳”,“凛冽的寒气令人四肢发抖”,“烈风和猛雪卷起可怕的旋涡,把天空和山冈全都搅混了”。与外在的自然环境相对应,呼啸山庄内在的环境象征着人为的荒原,它是精神的荒原,人性的荒原,也是爱的荒原。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的人的性格不但显出缺乏教育的粗野,缺乏同情心和爱心,甚至有些冷酷。除了保姆耐蒂,住在呼啸山庄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脾气暴躁,冷漠无情的性格缺陷,就连年轻美貌的小卡茜看见客人洛克伍德被凶悍的狗围着脱不了身的时候,流露出的也是轻蔑和近乎绝望的神情。因为他们生活在仇恨和冷漠之中,没有对生活的希冀,也失去了爱的能力。就是这样地狱般的环境,却曾经是希斯克历夫与凯瑟琳爱的天堂。荒原就是他们张扬自由心灵的地方。他们会整天在旷野中狂奔,象风暴一样放任自己。而他们爱的劲风就在凯瑟琳决定嫁给林顿的那一刻变成了恨的劲风。从此,天堂坠落成了地狱。就连画眉山庄也在暴君

般的希斯克历夫开始复仇的那一刻,渐渐变成了比荒原更加不堪容忍的地方。

小说中还不断出现“黑色”的意象。当老恩肖从利物浦把希斯克历夫带回的时候,他被描写成一个“黑头发、黝黑的皮肤,黑得像从魔鬼那儿来的小家伙”。荒原的泥土也盖着一层黑霜。“黑是野心勃勃的标志,它既令人感到恐惧又让人想起肥沃多产的田野。”黑色是矛盾的颜色,希斯克历夫就是充满了矛盾的人。他有着魔鬼般邪恶的激情的人,对山庄与田庄来说,他粗俗、动乱,具有毁灭性,然而,他凯瑟琳的爱情却是超越生死的。他曾是反抗田庄与山庄的力量,然而他又拙劣地模仿了压迫他的人反过来去压迫其他无辜者。他对凯瑟琳的爱明明强烈的无法用言语表达,却在她弥留之际嘲笑她谴责她。他用恨来对抗爱,越是爱就越是恨,越是恨就越是爱。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象是“窗”。“窗”把一个空间隔成内外两边,因此它象征着某种隔阂;窗户又是易碎的,可以打开的,而且通过窗户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面,或者从外面看到里面,所有“窗”也象征着相连的可能性。是隔阂还是融合,就在于是否打破它。在小说中,“窗”的意象至少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在房客洛克伍德的梦境里:他在梦中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哭喊,透过窗户他模糊地辨认出一张小孩的脸在向里面张望,在恐怖的驱使下,他“把她的手腕拉到那个破了的玻璃面上,来回地擦着,直到鲜血滴下来,沾湿了床单。”这里的窗不仅意味着生和死的隔离,也是希斯克历夫与凯瑟琳两个灵魂的隔阂。和鲜血沾湿的床单一样,希斯克历夫的报复行动是残酷的,他害死了许多无辜的人。正是他恶魔般的行为使凯瑟琳的灵魂无法回到呼啸山庄,他们曾经灵魂相依的地方。第二次是在希斯克历夫与凯瑟琳误闯画眉山庄时,他们透过窗户看到一个

与呼啸山庄完全不同的文明世界。窗户又一次成了隔开两个世界的媒介。凯瑟琳被接纳进了这个世界,并最终选择了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员,而希斯克历夫却被排斥在外。几年后,希斯克利夫带着复仇的计划重返呼啸山庄。他的归来打破了凯瑟琳给自己编造的虚伪的宁静的世界,她终于明白自己和希斯克利夫一样属于荒原和呼啸山庄那个狂野的自由的世界。在凯瑟琳病重之时,不止一次地让仆人打开窗口,让她的灵魂飞出去,重新回到呼啸山庄。“再把窗子开大些,挂上风钩,让它开着!快点,你为什么不动?”很显然,打开窗户意味着凯瑟琳想打破阻止她和希斯克利夫在一起的障碍,她最终意识到窗外才是她的生活、她的本性和她的自由。在希斯克利夫的弥留之际,窗也成为了他精神窗口,他天天对着窗外思考,当保姆耐蒂发现他死在阁楼的小房间里时,窗户被风吹得“一开一合,啪嗒啪嗒地响”。至此,希斯克利夫最终找到了灵魂应有的归宿,他战胜了自我,忘却了仇恨,解脱了一生的挣扎,终于与情人凯瑟琳得以永久的结合。由此可见,“窗”这个意象贯穿了整部小说,进一步阐释了爱与恨,生与死,自然与文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对立和融合。

五 结语

通过原型分析理论,本文探讨了《呼啸山庄》中关于复仇的主题原型,“亚当”人物原型和荒原,山庄,黑色和窗的意象原型。由此可以更深刻的理解到作者在小说中渗透的关于世界,人性和爱情的基本认识,那就是爱与恨,死与生,自然与文明,天堂与地狱等两项对立的事务之间其实是相互联通的。爱可以变成恨,恨可以源于爱;死生看似无法逾越,相爱的人却可以灵魂相通;文明和自然之间,此消彼涨;天堂和地狱之间只是一念之差,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C]//荣格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第41页.
- [2]弗莱.批评的剖析[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第99页.
- [3]弗洛伊德.戏剧中的精神变态人物[A].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1月,第24页.
- [4]Terry Eagleton, Myth of Power: 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es, Hampshire: Macmillan, 1988.102.
- [5]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杨苾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第22页.

Heaven and Hell

——Reading of Archetypes of Wuthering Heights

WANG La-sha

(English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The understanding and reading of *Wuthering Heights* have gone through different periods since its publication. By now, the criticisms of this book in China focus on the theme, writing skill, construction of text, symbolism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Few people cast their eyes on archetypal reading of this book. This essay will discuss the archetypes of theme, characters and images in *Wuthering Heights* so as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ve and hatred, life and death, civilization and nature, heaven and hell.

Key words: *Wuthering Heights*; Archetypes of theme; Characters and images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0页)

resisting before the new period. Among the 27 years the literary thoughts embodies totally the trend of the value of the country ethic. But it emphasized so excessively the value claiming to the country ethic that it makes the form and content too simple and conflicts with the latent individual ethic of seeking for the humanity and the law of the art , then leads to contradiction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be mediated.

Key words: The ethic of political party; The ethic of country; The individual ethic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6页)

MAO Xiao-ying, MA Ke-bu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This paper starts with Poetry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Yi poet-Asu yueer's works, revealing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his poet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flection of the ethnic culture and the eagerness for Native culture in his poems as well as exploration of beyond its own in the poetry.

Key words:Asu yueer; Poetry; Culture; Ethnic

(责任编辑:张俊之)